

## 蝉鸣荔红时

■ 刘雪峰

蝉始鸣,夏已至。南国热烈奔放的风儿唤醒了高凉大地的褶皱,将半遮着绿衫的荔枝脸颊吹得通红,为千年荔乡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。是啊,今年无疑又是一个荔枝丰收年。

家乡玉湖两岸山坡、地头、田尾、路旁、屋前,人目尽是荔枝树,一簇又一簇的虬枝曲桠缀满了红彤彤的荔枝,如一团团焰火衬着天边的云彩,极为壮观。徜徉在漫山遍野的荔枝林里,微风拂过,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清香,游目四顾,只见丹红艳丽的荔枝轻轻摇曳,或羞涩藏匿于绿叶丛中,或调皮地探出小脑袋,那红艳艳的荔枝煞是诱人。

在这荔枝丰收的季节,家乡显得格外热闹。天还没大亮,偶有忽长忽短,时隐时现的蝉鸣。习惯早起的果农们戴着头灯,肩扛长梯,手提竹篮,脚踩露水,往荔枝园赶去。他们或架着长梯爬枝头采摘,或身姿矫健地跃上枝丫,小心翼翼地剪下那一串串饱满又红扑扑的荔枝,放进挂在枝丫上的圆竹筐里。坐在树下的妇人忙碌地分拣修剪带枝叶的荔枝,一捧捧地整齐码在箩筐里。

碰到远道而来探园的客人,脸上带着淳朴笑容的果农热情大方地递上一串又大又漂亮的荔枝说:“大家随便尝,吃饱为止哦!”一句质朴的话语拉近了与客人的关系。只见客人咔嚓一声,轻轻剥开红皱的外壳,珍珠般晶莹剔透的果肉丰盈得如珠圆玉润的美人儿,甘甜的浆液与清香扑鼻而来,顺势把剥好的果肉放进嘴里,唇齿轻压,仿佛每一口都足以让他们陶醉其中。一位客人情不自禁地吟起:“世间珍果更无加,玉雪肌肤罩绛纱。”

临近端午节,家乡隆重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荔

枝文化节,现场热闹非凡,令人目不暇接的各个品种荔枝一字排开,飘逸的甜香味充溢了整个小镇。果农的箩担,小贩的摊档,网络直播,齐齐上阵,锣鼓喧天,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当地村民前来参与,共同感受荔枝文化的独特魅力。这时候,做荔枝生意的老板也闻风而动,不远万里来到小镇上收购荔枝。圩镇蜿蜒几公里的公路旁十步一个的荔枝收购站,人来人往,果农们络绎不绝地开着摩托车运来一大筐一大筐的荔枝,到处摆满一筐筐、一堆堆新鲜的荔枝。“你今天的果子不错啊!果粒大,甜度高。”操着外省口音的老板笑容满面地与果农交谈。工人们上磅打秤的、分拣装箱的、打包装车的……忙得热火朝天。

每到荔红时节,离家乡的游子总会迫不及待地叫家人邮寄、托运或捎带荔枝去解解馋。早几天,远在他乡求学的女儿打来电话:“爸!家里的荔枝熟了吗?”“熟了,熟透了,我寄过去让你尝尝鲜。”我挂了电话后,精心挑选了一些最饱满、最甜美的荔枝快递过去。

盛夏午后,蝉叫得更欢了。我站在屋前那棵红得耀眼的荔枝树下,拨通了女儿的电话,那头传来了女儿激动的声音:“喂,爸!我收到荔枝了,真好吃,还是家里的荔枝最甜!”听着女儿的话,我仿佛感受到,家的那一抹荔红给她带来了一丝乡愁的慰藉。

家乡的荔枝,不仅仅是美味的水果,它还是夏天里独有的一份浪漫,是文化的符号,是浓浓乡愁的味道。

## 父爱永恒(组诗)

■ 长风

## 最长的夜

一个惊雷炸裂了夜  
与天同大的容器破碎  
盛满漆黑无情倾泻  
暴雨,不知所措地慌乱  
闪电在张牙舞爪  
狂风拉起我的衣角尖叫

电话那头哭声很重  
将爱的天平砸落

踏上轨道上的箭  
心被高铁的速度刺穿  
狂奔的岁月尽是残酷  
一到站,全剩下悲痛  
平行的铁轨永远无法愈合  
一道呼啸的伤口将人间切开  
那边是你,这边是我们

几百公里的路很长  
但最大的距离  
却是一道眼缝  
已将两个世界隔开

我用双膝压下长夜  
三炷清香燃尽黑暗  
沉睡的世界又在复活  
而你,从此只有夜

## 岁月无情

岁月的屠刀凶残狂乱  
把我头上的天空劈成碎片  
这个世界一片漆黑  
再没方向再没温暖

喇叭的声音锥骨刺心  
把我肝肠扯成寸寸段段  
撕裂的痛苦漫到天边  
恐惧结成冰封封锁了荒原

世界此刻震裂成两段  
一段被岁月残酷定格为从前  
一段破碎不堪拼凑成以后  
惊动白鹤振翅哀鸣飞远

泪水奔涌汇成无奈的河流  
冲走一叶扁舟  
唯有点燃我的诗篇照你向前  
从此天涯茫茫路杳远

## 永别

老屋的挂钟突然停摆  
在暮春的夜晚

凝固的时针与分针  
横切一堆年轮

一根水烟筒从墙角倒下  
最后的星火隐灭  
缕缕轻烟缓缓吹散  
咕嘟的声音到处躲藏  
慌乱中钻进了喇叭  
被放大,成哭声一片

雨丝挤挤拥拥  
携乱箭从天垂下  
所有的箭头  
瞄准我柔软心窝

月亮,也被乱箭射碎  
断落的月光  
织成一匹白布  
覆盖着故乡的阡陌  
曾经熟悉的路  
已铺成你背后迷途

松林萧萧戚戚,枯藤萎蔓依  
满地落叶遮掩一个句号  
一只白鹤隐没的林间  
我们见到一堆新土  
五年前在你病倒的时候  
指望的山脊  
如今竟长出一丛罗盘大的野  
兰花  
围成一个圆

## 父爱永恒

这个精彩的世界  
也记录过你的精彩  
你年轻时候掉落的一块骨头  
正在复制着你年轻的模样  
离开的只是前世  
延续的就是今生  
爱,在循环在生长  
你没有消失没有遗憾

那根扁担很重  
我从上面走到下面  
才懂得它的份量  
前世已经安息  
今生必须自强

如果思念难熬请潜回我梦里  
等待熟悉的声音驱赶黑夜  
一听到你在梦里呼唤乳名  
我的世界便泪流满面

## 诗三首

■ 黄德威

## 南山寺

天梯攀踏恋奇峰,  
飞鸟环回曲水重。  
禅语或醒朝上客,  
檀香顿悟小村农。  
千年名刹南山隐,  
几尺雕廊北阁容。  
行善心诚修德早,  
福披人世梦追从。

## 清溪行

清溪惹客半生痴,  
结伴同行叹太迟。  
游罢今朝情可了?  
兰心琢尽万千诗。

## 品荔

重回故地荔红多,  
蝉隐南山竟放歌。  
邀得亲朋来畅聚,  
举杯对酌乐心窝。



红荔飘香 黄诒高 摄

## 清明的措辞

■ 崔亚美

下了一夜的雨  
窗格挂满清凉  
我掀开晨雾  
可床头,还搁着昨夜写下的话语

灶台上,我将烟火升起  
织满老茧的双手,在抒写着百味  
而白粥里——  
有我清明的措辞

把昨天封存在昨天吧  
连同这个夏季,和  
昨夜的话语

晨风,在悄悄地说着  
秋天的故事

## 渡口的连理枝榕树

■ 张小明

第一次到渡口,我就被这两棵老榕树震住了。七米宽的青石板路上,它们的枝桠在头顶的高度紧紧相扣,像一对勾着肩膀的老情侣。江风吹过,树叶沙沙响,地上的影子也跟着缠成一团,让人忍不住想:这哪儿是树啊,分明是时光里站成永恒的恋人,用五十年把“相望”熬成了“相守”。

听老一辈说,1958年这两棵树从江对岸移栽过来,树根带着对岸的黑土,在青石板缝里慢慢“牵了手”。父亲说,早年天不亮赶集市,木船划过江面时,榕树叶上的露珠掉下来,砸在石板上叮咚作响,也砸进树根里,成了树的“年轮日记”。

赶集的妇人路过,竹篮里的番薯滚落,会顺着树根的纹路打转;老船工总把缆绳系在树根凸起的“疙瘩”上,说这样船才拴得牢。这些细碎的日常,让树和渡口成了拆不散的老伙计。

小时候我总蹲在树根旁玩,看那些气根像绿色的绳子垂下来,风一吹就晃悠,扫过鼻尖痒痒的。有回我捡了片带虫洞的叶子,母亲笑着说:“这是树给土地写的信呢。”如

今想想,树把渡口的日升月落、江风的冷暖,甚至人们的家长里短,都悄悄收进了根脉里。

我的童年,全泡在这两棵树的树荫里。刚学走路时,我总抓着树须子晃荡,粗糙的树皮蹭得膝盖发红,母亲就从蓝布兜里掏出艾草膏药给我贴上:“别看树皮糙,心可软和呢,你看鸟儿在树上搭窝,蚂蚁在树洞里安家。”阳光透过树叶,在她补丁摺补丁的衣襟上洒下光斑,像榕树送给人类的星星。

德儒叔每天早上坐在树根上读报,树须子偷偷爬上他的裤脚,他读得入神,直到蝴蝶停在报纸上才惊觉。

不知从啥时候起,这树成了“爱情树”。老辈人说,早年有个外地小伙和女同学在树下乘凉,见横枝并肩像情侣相靠,就许下“永结同心”的誓言,后来真的恩爱到老,年近古稀还带着孙辈回来焚香。故事传开后,情侣们总来这儿挂红绳、系木牌,风一吹,木牌叮当作响,像是树在轻轻应和:“好嘞,替你们记着。”去年七夕,我看见一对金婚夫妇在树下拍照,奶奶摸着树皮说:“老头子,咱比树

还晚牵手呢。”

此刻站在树下,看夕阳给相扣的枝桠镀上金边,听少年拍球的声响、老人摇蒲扇的喝彩、小女孩追球的笑声,忽然觉得这两棵树早已不是树,而是渡口的魂。它们记得每个在树荫里打盹的老人,记得每个被护着长大的孩子,更用五十年的生长证明:最好的相伴,是各自扎根时守望,彼此靠近时相撑。

鉴江水依旧东流,可这两棵榕树,早已成了比流水更长久的存在。幸好,我们守住了这份天造地设的缘分——看它们春天抽新叶,夏天撑绿伞,秋天落金叶,冬天挺枝干,便觉得所有的守护都值得。毕竟,我们保护一棵树时,何尝不是在守护心里那份对“永远”的向往?

风又起了,树叶沙沙响,两棵树的枝桠轻轻相碰,像是在说只有彼此能懂的悄悄话。而我知道,这个关于渡口与连理枝榕树的故事,还会在无数个晨昏里,继续生长,继续诉说——关于时光,关于守护,关于生命如何在彼此的星光里,活成最动人的模样。



快捷投稿  
扫码美注